

田野里飘来“哞哞”声

■何晓晓

哞哞！哞哞！……

1984年,在那春暖花开的季节,我的家乡祁东县白地市镇元木冲村何家湾生产队,在罗头冲田野垅坑里,一到夜幕降临,总会传来人、牛相间的哞哞声。这个时候,正是仲春人归家、畜返栏之际。处在湘桂铁路和322国道之间,那悠扬空旷的哞哞声,先是父亲在唤牛牧归,接着是耕田上岸、吃饱嫩草往牛栏方向跑的牛之回应声。

如今,39个年头过去了,记忆犹存,历久弥新。我清楚地记得,那是农业生产责任制即联产承包、分田到户的第3年。那年头,田到户了,耕牛减少了,塘随田走,早土“四分五裂”,山林也“分崩瓦解”了。这年,也是我中学毕业回到农村耕田种地的第一年。老实巴交的爸爸,从常宁水口山矿务局精减下放,打道回府到农村当农民,干起“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活来。

农村改革联产到户,农民观念逐渐转变,生产队里一些富足劳动力挑箩肩担“小卖小买”,腰包慢慢在鼓起来。可是,生产队里那头能挑大任的母牛,被父老乡亲不看重了,认为一年到头轮流放牧时间长,发挥耕田时间短,你推我辞不愿牧养。不到一个月,老母牛瘦了病了。这时,父亲站出来,毛遂自荐当上了“牛倌”,还收获了一个特殊的“政策”:谁养母牛,生下的牛仔就归谁,不过,牛崽一岁后,母牛交队里处理。

为了母牛“膘肥体壮”,父亲把队里订的《湖南科技报》当养牛的指导老师,不到3个月,母牛壮实了。可是,不久,怀上的牛崽流产了。那年冬天,天气异常寒冷,积雪数日不化。父亲把牛栏盖得严严实实,把干软的稻草铺放在牛栏里,还用家里育秧的薄膜,挡住牛栏所有漏风洞。正月里,院子里的人都在走亲访友欢度春节,而我的父亲把自己搬到牛栏隔壁的小屋里住,煮“营养餐”给母牛吃。后来,我才明白,父亲为了照顾身孕的母牛,还患上了一场不大不小的感冒。

俗话说,“七九河开,八九燕来,九九加一九,耕牛遍地走。”开春不误农事。父亲竟从舅舅家租来一头牛,抢在春雷巨响之际,为本组乡亲们犁铧一丘丘稻田。早春之际,水冷刺骨,看到父亲脚上红一块紫一块,我不禁感慨劳动者的伟大与无私。一天劳作疲惫的父亲,晚上还要住在牛栏边,观察那头母牛什么时候产崽。有一天深夜,父亲把周兽医请来,辅助产崽。

“你们去看,我家产了,我家产了,是个牛牯子!”那是1985年6月中旬的一天,父亲养的母牛产崽了,几乎带着劳动者的胜利喜悦,在全生产队里奔走相告。

“哞哞……哞哞……”1986年春耕时节,那头母牛下田代耕了。牛崽耕在后面,尾巴在不停地摇摆着,那成群结队的八哥喜鹊,在田间地头,不断地跃起,不时地叽叽喳喳。我的云英妹妹,一个未婚女子,在父亲的传帮带教下,竟扬鞭奋蹄,为组里(生产队改成村民小组)农田耕翻犁整。起初,妹妹不愿学耕田,而父亲却说:“女子会耕田,男子会赚钱,成家立业快,幸福乐无边。”真的,我的妹妹在20岁时找到了一个勤俭能干的如意郎君。

父亲是一头牛。1987年,正是人间芳菲四月天,父亲许诺为了张家院子用一天时间犁完那4亩深泥田,可没想到,剩下2分田时,牛牯天后脚被碎玻璃划破,鲜血直流。父亲牵着牛上岸,快速处理伤口,让我在铁路边放牧。那时,我目睹父亲哭了。记忆中,这是我第一次真正意义上见证伟大父亲因牛受伤流下了泪水。为了许下的承诺,父亲像牛一样,用锄铲把剩下的2分田翻耕转来了。

父亲像一头牛。1988年11月,家里那头牛牯竟在一夜之间逃栏了,急得一家人团团转。怎么办呢?全家8口人“总动员”,动用院子叔侄5人,分头到周边村组找牛。我与父亲沿着清晰可辨的牛脚印,翻山越岭,逢田过田,蹚水过水,奇迹般地在今祁阳市文富市镇官山坪村农科所稻田里看到正在斗架的自家耕牛。耳红角响的两头牛,在泥泞不堪的田中斗得“焦头烂额”。父亲和我找来长长的竹竿,捆上干稻草,点燃火把,科学灵活地把两只牛烧开了。我牵回伤痕累累的牛牯,而我的父亲却在返回途中,清点自家牛损坏的庄稼作物,一面赔不是,一面给予经济赔偿。记得,那时那刻,辛勤乐观的父亲,在一道夕阳下,拖着缓缓的步伐,拉长声音唱自己最爱唱的《沙家浜》。

父亲最擅长言传身教。我的大哥均匀继承父亲的竹篾工匠后,又学会了耕田种田。我的弟弟又荣,在刚满18岁时,被父亲收为“学徒”,不到一个月,掌握了犁田技术,为十里八乡粮农服务,一季农事可为家里挣回近千元收入。1991年冬季征兵时,弟弟响应祖国号召,应征入伍参军,父亲牵着那头牛,一路叮嘱一路唠叨,足足送了弟弟一程又一程。辞别时,弟弟抚摸着那头牛。牛牯很通人性,竟然发出“哞哞——哞哞”的声音,以示欢送。很快,我家被挂上了“光荣之家”牌匾。

30多年风雨轮回,30多年星辰如昨。如今,一些乡村的“哞哞”声,渐渐远逝。然而,无论世事如何易改,在我灵魂深处里,父亲似牛如马的黄土本色,还有那根植原野的乡土情结,依然如故。

稗子要和我说话

■李玉辉

走过田间地头,我总觉得,稗子要和我说话。

初春里,风轻雨润,稗子们三三两两地散落在秧田里。这个可能是稻子的祖先,因为产量低、吸收养分又厉害,而被视为稻田里的杂草的植物——它们躲过了农民目光如炬的千挑万选,与稻种们一同挤身在一排排齐整好看的秧田里,坦然得很。风里一次次地飘过它们的窃笑,我一次次地从秧田边走过,但我根本就没听到,更没能听懂。

风拂田野,万物欣荣。秧田里不久就是一派葱绿,秧田里的秧苗和稗子是那样的鲜嫩欲滴。它们一样的嫩绿,一样的纤细。它们从不计较谁的身上多几滴清露,谁的脸上少了几抹晨曦,时间让它们一天天亲密无间。它们的面貌那样的别无二致,就算是最精明的庄稼能手,也无法捕捉到稗子们夹杂在秧苗里的一丝一毫的破绽。风吹过来,它们的笑声于是越来越放肆和响亮。

稗子们不知道的是,就算有那么多秧苗齐心协力地混淆着人们的视听,它们也是很危险的呀。这不,有一些稗子已经悄悄伸长了脖颈,它们起初只探出一点点头来,高过秧苗们一点点。并没有什么呀!它们互相望了望,顺带来了几次故作夸张的挤眉弄眼。并没有什么呀!它们不断地喃喃自语,并把脖颈伸得更高了。

春风吹,百花香。春天里热闹的

事情太多了,桃花开了开梨花,小鸡孵了孵鸭蛋。我都好久没想起秧田了,再次经过的时候,我的目光里有了更多的惊讶。我的目光从秧田东边看过来,又从西边看过去,然后,停在那一棵一棵高出很多的稗子们身上。风吹过来,它们舞动得东倒西歪的,它们舞动得猎猎作响的。我看了一会儿,觉得它们似乎要和我说话,但我看不懂也听不懂,便一言不发地走开了。

端午过后,插秧种豆。端午节一过,秧田里开始热闹起来了。清水碧波秧田里映照着一张张兴奋的脸庞,阳光均匀地落在一排排认真的身影上。一棵一棵的稗子被揪出来,被扯秧的人在水里划过几下后一把把地用力丢出了水田外。它们中有的被重重地丢到田边的草地上,一动不动,有的被丢到坡地的灌木上,晕乎乎地挂在上面,奄奄一息。秧田里剩下的稗子们开始紧张起来,它们在有一阵没一阵的风里瑟瑟发抖。

当然,不是所有的稗子都会被扯出来,得看它们遇上了什么样的扯秧人。比如我,从来就没在秧田里分出哪怕一根稗子来!

许多的稗子在秧田里衣食无忧地过了一段童真的岁月后,被连根拔起,奔向了田间外的枯亡之路。更多的稗子混迹在秧苗里,

每个人都是一盏灯

■陈雪梅

周末,春寒料峭,阳光从厚厚的云层里探出头,一下又不见了,风吹着树叶哗啦啦地响。根据前期金兰小组志愿者在金兰镇的实地摸底,趁着周末,我们准备去看望贫困学生小浩宇。

到达金兰时,前往乐田村的路上,组长李清平介绍说,浩宇是金兰镇中心小学六年级学生,父亲去年因病去世,母亲因残疾长期住在医院里。浩宇的家原本在金兰镇芙蓉村杨丝组,但因房屋破旧,家徒四壁,且无人看顾,浩宇的叔叔就把他接到离金兰镇很近的乐田村自己的家中照顾。

我们见到小浩宇时,他正被邻居从村口喊回来,许是跑得急,脸颊被风刮得通红,呼吸带着热气,衣着却是单薄的,满脸稚嫩,一双眼睛特别有神,是个清秀阳光的男孩。有志愿者见他的鞋带松了,蹲下来细心地给他整理,有志愿者关心地摸他的手,关切地问他冷不冷,有人入屋张罗着给他找一件毛衣加上。

“有没有去看妈妈,想妈妈吗?”有志愿者问。

“去年过年的时候去看过她,这次要等姐姐回来再去看她,妈妈一直不太认得我们。”说起妈妈时,浩宇黑豆子一样明亮的眼睛突然黯淡了下来。

“姐姐呢,常跟姐姐联系吗,遇到困难或者有心事,会告诉姐姐吗?”有人又问。

“姐姐在学校的家长群里,我遇到不清楚的作业,都会打电话问她。姐姐在深圳打工,过年的时候才回

来。”说起姐姐,小浩宇不自觉地提高了声量。想来这个与他相依为命的姐姐在他心中占了很重的份量。

这时浩宇的婶婶回来了,热情地迎上来准备张罗烧水倒茶,“快进屋坐!快进屋坐!天气冷,还落起果雨,路稀烂,你宁来果多人关心我侄儿,水总要喝一口噻。”她的笑容里有沧桑,也有乡村妇女特有的质朴。

“不坐不坐,我宁只是来看望下小浩宇,了解他的学习和生活情况,看能不能帮上什么忙。”我的话让浩宇婶婶瞬间红了眼眶,她扯起袖子边抹泪,边不好意思地挤出笑容。

她说:她家里只有女姊妹,浩宇的叔叔是入赘到她家的。家中也有一双儿女,上面还有一个年老多病七十多岁的父亲。原来自己在鞋厂上班,一个月也有几千块钱收入,但现在鞋厂倒了,自己也失了业,也是上有老下有正困难的时候,生活的重担全落在浩宇叔叔一个人肩上。为了省路费,在外打工的叔叔也只是过年的时候才回来。浩宇小时候一直是由奶奶抚养长大,他妈妈患病生活不能自理,自从奶奶四年前去世后,家中生活就一团糟。浩宇的爸爸去世后,叔叔就把他接到家中照顾,乐田村离镇上近,也方便上下学。

浩宇婶婶感叹:“我家中也困难,但生得亲,看到他造孽啊!我只是尽我的能力提供给他呷和

转战到了其他的田间,开始了更广阔的生长之旅。

稗子啊,真是一些一点不知道收敛的家伙。大难不死,移到田里,它们又开始跟秧苗争肥争水争养分,这几乎是所有稗子的德性。它们使劲地长,近乎疯狂地长。放眼望去,那些粗枝大叶高高在上的就是它们。

那段时间里,每次我放学回来,来到田间,总能看到一棵棵枯萎了的稗子双目紧闭,躺在荒地上,石头上,沙土上。我轻轻地捧起一把稗子,静静地审视着它们。人生一世,草木一秋。可是秋天还没到来,它们就要离开这个可爱的世界了。它们会有多么的留恋啊!我记得李八奶奶临死前一遍遍地无力地呼唤着,孩子啊,我还不想去啊,我不想死啊!李八奶奶眼神里最后的那一瞥,让我一瞬间读懂了生的可贵和死的无奈。我分明感觉到手里的稗子在微微颤抖。

稗子啊,我亲爱的稗子,我该怎么帮你们才好呢?

放眼望去,但见禾苗青青,稗子憔悴。天空低垂,整个大地一片苍茫。我不由得一声长叹。

我没法走到所有的稗子中去安抚,去聆听它们最后的呐喊。我想一定有很多的稗子就把话语藏在湿湿的泥土里,当我踩进田地里的时候,细泥源源不断地从我的脚趾间涌上来,这不算稗子留在那里的一声声轻轻的叹息?当我漫不经心地从田间经过时,是不是它们将对我说的话留在日渐枯萎的身躯上,与风一同附在我耳边作最后的那份哀婉的唱响?

年复一年,稗子们就这样想和我说话。

年复一年,稗子们就这样没能跟我说上一句话。

住,让他能有个安心读书的环境。你不晓得,刚接他来的时候,几是面黄肌瘦,又矮又小的啊。在芙蓉村杨丝组屋里时,几父亲生病,没人管他,有一顿没一顿的,到我屋里这里一年多,你看,个子长高不少,脸色也好看多了。”

婶婶的话平实而简朴,没有一丝抱怨和不满,好像是自然而然的事,让我们对这个朴素的农家妇女身上可贵的纯善和温良多了几分佩服。

我们把慰问金和带来的一些书籍交到浩宇手上,告诉他,爱心款是大家听到他的事情后自发捐助的,虽然不多,但这是大家的心意,世事无常,希望点滴温暖能点燃他生活的勇气,让他勇敢地面对以后的人生。也希望他努力读书,用知识改变自己的命运,周末和放假时可以为叔叔和婶婶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回程时,车上静静的,大家若有所思,都没有说话。我参加志愿工作近八年,身边有很多像我一样利用周末或空闲时间积极参与公益活动的志愿者。例如我熟知的李亚平副会长,自己常年穿的衣服普普通通,吃的用的也很节省,但这些年却默默地一对一资助了四个贫困学生从初中到大学全部的生活和学习费用,甚至对他们成长过程中的心事、烦恼及就业方向、志愿选择,他都积极关注、引导,与抚养亲生儿女无异。用他的话说来,自己这十来年的薪水和兼职赚来的钱几乎全用在了资助贫困学生身上,看着这些因家庭变故或因病致贫的贫困家庭孩子重拾学业,奋发有为,点亮起人生的希望,他觉得自己再苦再累,所做事情是非常有意义的。

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是一盏灯,在别人身处逆境时伸出手来拉一把。我想,这或大或小的光亮,终能让人间有爱,更有希望和力量。